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45-52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5btspg>



霸凌、创伤与修行：论《不存在的女孩》中的全球化书写

潘敏芳（Pan Minfang）

摘要：当代著名日裔美国作家露丝尾关在小说《不存在的女孩》中通过书写霸凌文化、系统暴力等多种暴力形式表达了暴力、邪恶的无所不在，它导致了现代社会个人生活的创伤体验。对于如何面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暴力和恶，尾关推介了禅宗哲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尾关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将东方智慧引入到西方语境，表达了她对暴力的批评和和平的祈愿。

关键词：露丝尾关；《不存在的女孩》；暴力；禅宗；全球化

作者简介：潘敏芳，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亚裔文学，电邮：panminfang@gdut.edu.cn。

Title: Bullying, Trauma, and spiritual Practice: A Study on Globalization in Ruth Ozeki's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Abstract: In her novel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renowned contemporary Japanese-American author Ruth Ozeki explores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violence, including bullying culture and systemic violence, to illustrate the ubiquity of violence, and the resultant trauma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in modern society. To address the pervasive nature of violence, Ozeki advocates for Zen philosophy as a means of coping and heal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Ozeki assumes the role of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troducing Eastern wisdom into the Western discourse to articulate her critique of violence and her aspiration for peace.

Keywords: Ruth Ozeki;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Violence; Zen Buddhism; globalization

Author Biography: Pan Minfa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reas: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panminfang@gdut.edu.cn.

引言

露丝尾关（Ruth Ozeki, 1956-）是活跃在当今美国文坛的重要女作家，她于美国的纽黑文出生长大，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裔。迄今为止，尾关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包括《食肉之年》（“*My Year of Meats*”, 1998）、《天下苍生》（“*All Over Creation*”, 2003）《不存在的女孩》和《形与空之书》（“*The Book of Form and Emptiness*”, 2022）。《不存在的女孩》（“*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2013）参与了英国布克奖的角逐，并进入决赛名单，为她的文学生涯赢得了巨大声誉。该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事实上作者在文本中对于暴力的呈现、创伤的体验和疗愈的策略是作者对全球化时代的微观反思。

一、霸凌文化：现代社会中的暴力现实

二十世纪的暴力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其程度史无前例，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对残暴行径的记录始于二十世纪，事实上对残忍行径的历史记录漫长而悠久。早期的暴力书写中“暴力”的代名词是“撒旦”，他作恶多端，而且变化多端，他是罪恶的化身。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罪恶的形象日渐模糊，但他仍然无所不在。戴尔班科（2013, p. IX）指出：“我们活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个世纪，但魔鬼并未现身揽功，而是自行隐去。”所以要分析他的形象显得更为困难。即便如此，作家对于描写罪恶、恐怖的兴趣并没有减弱。“二十世纪的作家总是说他们不会描写恐怖事件，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尝试。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再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暴力，但他们也质疑成功的可能性。”（Wexler, 2017, p.18）露丝尾关在小说《不存在的女孩》里便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不存在的女孩》对霸凌文化的再现是一条主线，主要以日本社会为背景。霸凌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直接来源是日本的“尚武”传统。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中国学者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以及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1944）等著述，都对日本的“尚武”传统做过极为精细的考证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尚武”精神是日本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严酷自然生存环境所造就的文明遗产。（宋剑华，2009）正是日本的“尚武”传统导致了社会中的暴力行径频发不断。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暴力行为不仅仅是血淋淋的屠杀、格斗场面，而且包括各种形式的霸凌、人身攻击、甚至战争。

小说中的日本女孩奈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后，因为父亲失业，被迫和家人回到东京，奈绪转学进入一家公立初中后，遭受了同班同学的霸凌：从最开始的人身攻击，到之后同学为她举行像模像样的葬礼，甚至在洗手间拍下霸凌她的变态视频后上传到在网上，并在网上拍卖她的个人私物。奈绪的经历代表着日本现代社会的校园暴力。霸凌在日本并不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而是校园里普遍存在的非正常行为，它是个人对他者的暴力；在奈绪的经历中，它是日本小孩对于国外归来的小孩实施的暴力，是封闭群体对外来者的暴力，其本质是要显示霸凌者的强大和被霸凌者的弱小。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日本人的文化特征时指出了日本学校里高年级霸凌低年级，低年级生成为高年级生后继续霸凌低年级的行为。她认为霸凌行为意在建立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奈绪由代表民主平等的美国回到了以社会等级秩序为核心伦理建构的日本，她所遭遇的霸凌既是作者对日本暴力现象的再现，也是对霸凌现象的谴责，因为霸凌可能造成霸凌者的暴力倾向，也可能造成被霸凌者的心理疾病，甚至自杀倾向，上升到国家层面，则可能演变为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或君临。

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频发的世纪，世界经历了整体的和局部的多次战役。战争本身意味着国家

对国家的暴力，国家机器对个人的暴力，或者可以说是人类对于整个地球的暴力。在战争语境下，个人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上毫不起眼的小螺丝钉；个人在战争面前的胆怯、战争之后的创伤被宏大的国家政治话语所遮蔽。《不存在的女孩》中，尾关对二十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东亚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剑指其残酷性和非人道性。春树一代是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在母亲己子的教育下成长为热爱和平的青年。日本即将战败之际，他被迫应召入伍，成为日军的“神风队”队员。为了将这些新兵训练成暴虐的入侵者，上级军官对他们殴打、折磨、甚至谋杀，这是战争对于身体和生命的摧残，也呼应了奈绪在学校所遭受的霸凌行为。在“神风队”队员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本尼迪克特，2001，p.17）可见，加入“神风队”意味着必然的死亡，意味着以个体的血肉之躯为军国主义的霸权思想、暴力行径献祭，是最为残酷、最为血腥的暴力。

无论是校园霸凌，还是战争，这些暴力行径的本质是一种“霸凌文化”，露丝的丈夫奥利弗这样解释“霸凌文化”：

“我们生活在霸凌文化里。政客、公司、银行、军队。全都是强盗、骗子。他们盗窃、他们折磨人民、他们制定愚蠢的规则、确定基调。”¹（p.127）

这些暴力行径也是伊格尔顿所称的“邪恶”，它没有目的，“从根本上就欠缺一种生命的向度，深深地陷没于一种永恒重复的精神麻木与单调之中。”（伊格尔顿，2014，p.81）这种邪恶实施着破坏的恶行，却似乎又是不朽的存在，因为它总是周而复始，永远在场。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二战期间日本士兵在部队里遭受的霸凌在和平年代演变为校园霸凌。施暴者是邪恶的，因为他欺凌了他人。也许施暴者生来并不邪恶，但是某些极端的社会生活使他成为了邪恶的化身，从而导致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霸凌现象。

二、创伤人生：亚裔美国人遭受的种族歧视

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一直遭受着隐性的歧视。1968年美国发起的亚裔美国运动就是凭借美国民权运动的浪潮，替亚裔争取在美国应得的权力。亚裔美国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亚裔美国群体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策略，其中的典型人物是赵健秀和汤亭亭，汤亭亭主张的“征用美国”（claim America）的提议深入人心。但是种族歧视对亚裔造成的创伤不可低估。

《不存在的女孩》中的奈绪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之交的美国，她三岁离开日本，十五岁返回，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这段时间是她心智的成熟期，美国的生活观、价值观必然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隐晦地提到了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奈绪的父亲春树二代是一个“电脑编程高手”，“拿到了硅谷一个很棒的工作”（p.44）。硅谷是美国高科技聚集地，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奇才。虽然说科技面前人人平等，可春树二代只是一个暂居美国的少数族裔科技人才，在公司倒闭后，他被裁员，没了工作，没了存款，没有绿卡，只能回到日本。他无法做到“征用”美国，声称美国是自己的美国，而只能无奈地回到母国日本。

春树二代的失业造成了多重创伤。首先，20世纪末期，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遭到重创。在经济危机的困难时刻，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美国的少数族裔，包括亚裔，导致他们的创伤体验。

¹露丝·尾关（2015）：《不存在的女孩》，袁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赵静蓉（2017）在分析“创伤”时指出：“对创伤主体来说，创伤就意味着自我和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统一性被打破，自身的连贯性也被割裂了，‘我’因而无法再体会到自身与环境及社会的圆融和谐感。”小说中，奈绪一家在美国生活了十二年，父亲母亲“自认为是日本人，能说流利的日语（p.44）”，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后，父亲母亲仍然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作为创伤主体的春树二代在美国丢了工作，认同美国身份的基石被彻底动摇，他成了一个局外人，遭受排挤的人。

其次，春树二代的失业也造成了奈绪的身份焦虑。奈绪的身份认同因为她的少数族裔身份受到影响。奈绪三岁的时候去往美国，根据美国法律，她不是美国公民。可是，“对我来说，我的整个人生始于阳光谷，终于阳光谷，我是美国人。”（p.44）幼年的奈绪很快掌握了英语，并认同了自己的美国身份，可是她无法打破种族的界限。在美国学校里，她因为没有服用营养类药物而被同学讥讽：“奈绪不需要药物。她是日本人。”（p.170）虽然不服药的行为更为常态，可是美国儿童的服药行为将奈绪与其他同学区别开来，奈绪被标记为异类、“他者”。奈绪成不了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处于身份的居间状态，无所适从。

遭受了美国种族歧视的奈绪一家回到了日本。而全球经济的萧条同样影响了日本的经济，春树二代在东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两次试图自杀。奈绪回到日本后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成为暴力行径的受害者，逐渐认识到自杀是摆脱人生痛苦的最好途径，她在日记中多次扬言要自杀。自杀，是个人对自身的暴力，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个人无奈而消极的做法，更是对自己之前的创伤人生的过激反应。这些自杀之人和试图自杀之人的行为或想法展示了日本社会的怪像，即以毁灭自身来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生存问题。自杀行为一直是日本社会的顽疾，小说中写道：“自杀超过癌症是日本中年男人的头号死因”。（p.67）根据本尼迪克特（2001，p.115）在《菊与刀》中的分析，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可见，自杀因日本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而具有特殊性。但是，自杀虽然是遭受创伤后的过激反应，更是一种暴力行为，它将消灭肉体作为终极目标，事实上是一种逃避社会现实的行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正如张凯（2015）所说：“自杀与现代社会精神相违背，因为在现代社会，生命的价值在于现世的持存，在于活得富足、幸福。”自杀的背后隐藏着对社会暴力行为的顺从、默认和屈服，这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只会助长暴力的嚣张气焰。

三、禅宗哲学：治疗社会暴力顽疾的良方

露丝尾关在小说中再现的对个人和社会的暴力是齐泽克所称的“主观暴力”，它是由“社会组织、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性国家机器以及狂热群众执行的主观暴力”（齐泽克，2012，p.11），是弱肉强食的权力话语表达。为了进一步遏制暴力的种种恶行，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各种非暴力的政治文化行为，目的是反对暴力。汉娜·阿伦特（2013，p.12）认为：“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非暴力行为”致力于和解和创造，以构建和平安宁的生活。尾关在小说中呈现了暴力的非理性，并实践了非暴力的救世路径，从而为时时面临暴力威胁的人类社会指向和平的光明前景。人类充满如此多的暴力和恶，该以怎样的方式处世呢？

尾关从宗教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借奈绪曾祖母己子的佛教尼姑身份推介了禅宗救世度人的处世哲学，具体说来，就是以禅宗的精神武装个体生命。奈绪在学校里一直被霸凌，甚至被同学

宣称已经死亡。之后奈绪随着曾祖母己子来到其修行的庙宇，开始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学习历程。己子教她学习“超能力”以应对霸凌。首先，她们要洗净身体。然后，在一间“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的屋子里“参禅”，己子告诉她：“如果你每天参禅，你的思维会苏醒，你将拥有超能力”（p.192）。除“参禅”外，奈绪还需努力劳作，因为己子“向我解释说年青人需要多锻炼，我们每天都需要竭尽全力，否则我们将有棘手的想法和梦境，这些将导致引起麻烦的行动。”（p.214）可见，要实践禅宗哲学，能力的获得不仅要“苦其心志”，还要“劳其筋骨”。究其本质，“超能力”的本质是倡导用禅宗的哲学来指导生活，强调劳苦状态下的乐观精神。何谓禅宗？日本学者村上专精（1981，pp.188-189）解释说：

所谓禅宗，是“唯佛与佛，以心传心”的法门，让人们不要为名相文句所限，也不要计较、猜度，不用去掉烦恼，不去求证菩提，不用进行“闻、思、修”，也不必论说“教、行、证”，只要老实地居住，一天到晚倒卧横眠，运水搬柴，来来去去，就会在你面前出现千百种的三昧。

以此观之，奈绪试图从曾祖母处习得的习禅之法，正是要求她“劳心智、苦筋骨”，强调“以静制动”，无欲无求，以宽容的心看待世界，从人类悲惨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积极的生活元素，以期“见性成佛”。

《不存在的女孩》中，尾关之所以详细再现佛教徒己子宽容的处世哲学观，目的在于宣说佛教中的“禅宗”哲学。尾关本人信奉禅宗。小说扉页的作者简介中写道：“露丝尾关是一位小说家、电影制片人、禅宗教士”。在与郑绮宁的访谈中，尾关声称自己即将是“受命禅师”（Ty, 2013）。《不存在的女孩》开篇，尾关引用了日本道元禅师的著作《正法眼藏》中第十一章的内容“有时”。小说的附录中，尾关解释了禅宗的“刹那”，“一个刹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时间微粒。”（p.431）无论是“刹那”还是“有时”，都表明了时间的匆匆流逝。只有理解了时间流逝得有多快，人们才能理解活着的意义；而只有理解了活着的意义，人们才能更宽容地对待他人。

此外，露丝尾关是日裔美国人，她笔下的部分人物具有日本文化背景，如露丝、奈绪等。日本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是日本的最大宗教之一。露丝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信奉禅宗，并推崇禅宗理念，目的是以东方智慧来面对社会问题，以期找到解决的途径。学者们认可“禅的修行在效果上可能带来的身体静养、心灵平和、疾病治愈及最终开悟。”（陈剑，2025）禅宗哲学是东方智慧，是作者给出的解决社会暴力的一种途径，这也是西方作家在寻找东方智慧解决矛盾冲突时的常见做法。在毛姆的小说《刀锋》中，主人公拉里无法忘记一战带给他的震撼和冲击，踏上探寻真理之路，途中饱受肉体及精神的历练，最终在印度求得真理。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在《第五和平书》中讲述了自己组织越战老兵进行“正念”修行的活动，以期帮助老兵们走出战争创伤。

露丝尾关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信奉禅宗，在小说中，她让笔下的人物以禅宗的态度来解决冲突。春树一代在部队遭遇上级的霸凌时采取了禅宗的宽容态度，他的心理经历了“害怕/自我怜悯—憎恨—愤怒—同情”的转变过程。当他最终转向“同情”时，内心变得强大，上级军官逐渐放弃了针对他的霸凌行为。同样，104岁高龄的己子运用了宽容理念对付在街头无端辱骂她的少女们。己子先是对她们的辱骂充耳不闻，之后对着她们深深鞠躬，她的虔诚善良震慑了这些女孩子，迫使她们同

样以鞠躬来还礼。禅宗的目标不是以善易暴，而是期待人们“见性成佛”“明心见性”，这需要禅宗教士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和耐心，但是它带给社会的非暴力理念和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传习。

四、个人修行：现代人的禅宗修行体验

露丝尾关在小说中介绍的禅宗思想，是她在列出社会暴力问题之后给出的核心解决良方。在禅宗哲学的生活实践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出家（home-leaving），即远离尘世生活，进入佛教徒的修行状态。过去时空里的己子二战后出家为尼，在修行过程中修己渡人。与己子和奈绪的经历构成平行叙事的露丝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在进行着修行，并实践着己子的非暴力生活理念。露丝摒弃繁华都市纽约的行为隐喻着佛教徒的出家修行、隐喻着不同时空的人们对于和平的潜在追求。

露丝因为爱情、婚姻和责任的义务，携母远嫁加拿大，居住在鲸鱼镇。“鲸鱼镇本身算不上一个镇，而是一个‘居民点’，卑诗省把它定义为‘一处有名字的地方或区域，人口分散，通常在五十人或以下。’”（p.59）鲸鱼镇是个人烟稀少的所在，是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因此也被戏称为“荒凉湾”。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社区里，一年只有两个月的好天气，在其余的时间里，天气阴冷，断电、断水、断天然气等现象是常态。“荒凉湾”的最主要特征是远离了战争，远离了社会暴力，人们的生活安静、平和。这里的生活环境符合禅宗提倡的反对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意识。

《不存在的女孩》中的日本时空里的己子在深山老林修行，加拿大时空里的露丝在加拿大的“荒凉湾”上修行，“荒凉湾”的最大特征就是远离尘世，代表了“天人合一”的禅宗修行场所。在露丝笔下，加拿大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间天堂，露丝的房子周围，人与动物、植物和谐相处。对于信奉禅宗的人来说，烦恼即菩提，修行者通过认真体验生活来探寻本真，使生活充满了禅意。露丝在岛上创作、做饭、交友、养宠物，过着最为简单的生活，执着于本真，体验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同时，“荒凉湾”的独特性还在于，这里“水仍然清澈，人们仍旧可以品尝贝类”。（p.198）它是人类的宜居之地。可以说，加拿大“荒凉湾”的存在既是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暴力的隐性批评，更是对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态环境的显性渴望。

在露丝居住的禅意小岛，美国的“9/11”事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质。“9/11”恐怖袭击当天，露丝和丈夫奥利弗正在美国，为避免母亲担心，他们急忙赶回加拿大。回家后，他们发现“世界新闻与他们（小镇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南边发生了什么事。”（p.287）作者将“9/11”如此惨烈的恐怖袭击和加拿大小镇人的反应并置，表现了因时空而导致的信息传递的断裂。对于“荒凉湾”上的人来说，恐怖袭击虽然在美国，但仿佛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而“荒凉湾”远离现代文明，它的每一分钟都显得悠长，颇具禅的意味。这里的居民如道元禅师所宣扬的“出家的功德”中的核心思想一样，远离了城市的堕落与腐化，珍惜宝贵生命里的每一个刹那。

五、东方智慧：全球化语境下的东学西用

著名的亚裔美国评论家郑绮宁（2013）在与露丝尾关的访谈介绍中写道：“在这些小说中，尾关着手应对了诸如资本主义、肉中的激素添加剂、跨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传媒的力量、克隆和转基因、不孕症和全球化等问题。”这句话中的“全球化”一词点明了尾关在创作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的暴力问题以更为多重且复杂的形式展现着自身。在小说中屡次提到了

虚拟空间。小说中，奈绪被同班同学欺辱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种虚拟空间内对暴力的围观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形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莱斯迪克博士收集世界各地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叙事文本，并将其公之于众，这同样是全球化带来的新模式。春树二代在美国开发以战争暴力为核心思想的游戏软件，这是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里的战争赤裸裸的模仿，它的受众是全世界的青少年，其负面影响不亚于现实世界里的战争暴力。

露丝尾关写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里的暴力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反对暴力，尤其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暴力，因为暴力会引发更多的暴力，故意性的暴力最终会导致工具性的暴力。正因为如此，露丝尾关在小说中引入了禅宗思想。在访谈中尾关表示书中所探索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酒吧女招待、神风队飞行员、海啸、环境污染等，根据禅宗思想来说，都是“相互依存的、暂时的、相互联系的”（Ty, 2013）。禅宗思想的本质是祈祷和平，反对战争。过去时空里的己子在深山老林里身体力行地反对二战，现在时空里的露丝也在反思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事件。尾关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小说中对暴力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索，她指出以暴易暴做法简单，并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为人类造成更多的灾难。而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战争浩劫中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创伤，对暴力的书写有助于人们了解暴力并控制暴力。

选择信奉禅宗的本质就是选择向善向好的生存哲学。小说中奈绪承认“我们的本心都是向善向好的”（p.190），虽然“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战争与往昔塑造”（p.190），虽然人类历史上对战争的记录总是要比平时期的记录长，但是和平，如同幸福一样，需要去追求。“向好向善”的理念否定了军国主义等法西斯思想，它意味着从思想上否定暴力，因为“暴力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也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或革命的进展（阿伦特，2013，p.28）”。其次它鼓励对身体、生命的尊重。任何形式对身体的戕害都是不正确的。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读者露丝及时干预，阻止了春树二代的自杀。春树二代与奈绪一起来到了己子临终的床前，理解了己子临死之前所写的“生”的重要意义，不再追求个体的毁灭，转而追求生命的持存，这符合超越了生死观的禅宗哲学。春树二代重新振作起来，以澄净之心面对自身和存在的世界，既拯救了自己、拯救了女儿，也拯救了家庭，更是投向暴力遍布的社会的一缕暖阳。由是观之，“向好向善”就是要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反对暴力，呼吁和平，从而创造一个宜家宜国的社区。而对于暴力的反对、和平的渴望，需要不同时空的人联手起来共同应对，以确保社会中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小说中打通了的时空就是尾关眼中最为完美的全球化范式。

露丝尾关虽然是日裔美国作家，但是与早期的日裔美国作家不同，尾关并没有拘泥于“拘留营文学”，而是关注了暴力、和平、全球化等具有普世性的话题，她的作品虽然以自己的族裔身份所指向的美加日三个国家为基点，但在文学主题上远远超越了族裔话题所能涵盖的领域。《不存在的女孩》以不同形式的暴力书写为起点，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暴力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表现了尾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全球化时代，暴力形式更为隐蔽，但是跨越族裔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借用可以破局，进而建构更加和谐相处更加互鉴互助的美好社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美国亚裔小说中的战争叙事研究”（23YJA752007），202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GD24XWW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Minfang P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2084-9239>

References

- 安德鲁·戴尔班科(2013): 《撒旦之死: 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 陈红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Andrew Delbanco (2013). *The Death of Satan: How Americans Have Lost the Sense of Evil*, Translated by Chen Hong, etc.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Chen Jian (2025).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han under the Theory of the Unconscious: A Review of Mingdong Gu’s The Nature and Rationale of Zen/Chan and Enlighte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 130-134.
- Eleanor Ty (2013). “‘A Universe of Many Worlds’: An Interview with Ruth Ozeki”. *MELUS: Mutl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Volume 38, Number 3, Fall, pp. 160-171.
- 汉娜·阿伦特等(2013): 《暴力与文明》, 王晓娜译。新世界出版社。
- [Hannah Arendt, etc (2013).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pecific Voices in the Noisy Times*, translated by Wang Xiaona. New World Press.]
- Joyce Wexler (2017). *Violence without God: The Rhetorical Despair of Twentieth Century Writers*. New York: Bloomsbury.
- 村上专精(1981): 《日本佛教史纲》, 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
- [Murakami Senshō (1981). *A History of Japanese Buddhism*. Translated by Yang Zengwen. The Commercial Press.]
- 鲁思·本尼迪克特(2001): 《菊与刀》,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
-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Translated by Lv Wanhe, Xiong Dayun, Wang Zhixin. The Commercial Press.]
- 露丝·尾关(2015): 《不存在的女孩》, 袁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 [Ruth Ozeki.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 Translated by Yuan Tian.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斯拉沃热·齐泽克(2012): 《暴力: 六个侧面的反思》, 唐健, 张嘉荣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 [Slavoj Žižek (2012).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Translated by Tang Jian, Zhang Jiaro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 宋剑华、黎保荣(2009):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暴力叙事’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35-48。
- [Song, Jianhua, and Li Baorong (2009). “On ‘Violence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35-48.]
- 特里·伊格尔顿(2014): 《论邪恶: 恐怖行为忧思录》, 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 [Terry Eagleton (2014). *On Evil: Reflections on Terrorist Acts*. Translated by Lin Yahu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吴冰(2012): 《亚裔美国文学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Wu Bing (201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 Reader’s Guid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张凯(2015): “生命政治”, 《外国文学》(3):103-110。
- [Zhang Kai (2015). “Biopolitics.” *Foreign Literature* (3):103-110.]
- 赵静蓉(2017): “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 《学术研究》(1):144-151。
- [Zhao Jingrong (2017).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tic Memory. *Academic Research*, (1): 144-151.]